

揭秘大龙邮票

自从有了电话、手机、互联网,通信变得越来越方便。但在古代,想得知异乡的亲友信息却极难。官有飞马驿递之制,民有托嘱捎带之俗,构筑起两条各自独立的邮递系统。欧洲兴办邮局的时间比我国要早。19世纪中后叶,遭到列强入侵的清廷被迫开埠,各国乘机强设“客邮”。1878年,在清廷海关的筹备运作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学者赵岳赴英国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英国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重要档案,再现了清廷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为筹印邮票的工作交往,以及大龙邮票发行前的诸多历史细节。



大龙邮票

“烟台谈判”后 启动了邮票印制工作

鸦片战争之后,多国活跃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为了扩张势力,争相私设“客邮”。同治五年(1866),海关涉足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办的邮件递送业务,为海关内部及在华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务。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职员马嘉理在接应英方探路考察队时,在云南边境被当地居民打死,清廷与英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谈判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两国代表,数度陷入僵局。最终,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成了双方调停的不二人选。赫德于1854年来华,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为海关总税务司,其后连续任职48年。赫德在接受调停的委托之后,建议双方到烟台面对面进行谈判。赫德所盘算的计划,便是将其筹备的“官信局”和“官银号”事项写入条约草案,并计划由他主理的海关总税务司来具体实施。8月21日中英双方正式在烟台展开谈判,威妥玛没有用心于“官信局”和“官银号”,仅在条约文本议定以后象征性地提了一下,致使赫德的设想化为泡影。

不管怎样,“烟台谈判”中赫德尝试通过条约文件的方式推动海关主理造币和邮政,虽然这两项没有像赫德所期望的那样写入条约,但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赫德推动海关筹办“官信局”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应允,海关邮政的发展由此加速。

烟台谈判后,海关启动向公众开放邮递业务的筹备工作,赫德要求各地税务司为此建言献策,其中以1864年到海关工作的德国人德璀琳颇为积极。德璀琳在任内积极推进中国邮政的开办,后来成了大龙邮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877年3月5日,德璀琳向时任清廷海关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致函,询问在英国或中国印制邮票的花销。信件送抵英国后,金登干向英国著名邮票印制商托马斯·德纳罗公司咨询建议。

筹印邮票有中英两种方案

收到金登干转交的询函后,德纳罗公司于1877年6月8日出具了一份机密报告,详细讲述了邮票的印制工艺、油墨特性以及防伪工艺等一系列涉及邮票印制的技术问题,报告中还附录了12份附件,其中有为清廷海关设计的纸张水印图稿、邮票图稿、邮资信封图和信封专用邮资符图稿,这就是“英国方案”——英国设计、英国印刷。

“英国方案”通过信函发往中国,10月25日,赫德回函金登干,对于“英国方案”的优劣没有加以评述,但明确表明将会在英国印制邮票。可随后又没有给予下一步行动的明确指示,为此金登干两度发函催问,但一直无果,直至1878年2月24日,赫德电报金登干:“请推迟发出邮票订单。”清廷海关在伦敦筹印邮票以及与德纳罗的合作宣告失败,“英国方案”也就此胎死腹中。

德纳罗档案的几个发现

1877年德纳罗档案为学者赵岳首次在英国伦敦所发现,他在整理、翻译、研究的基础上,辑集成《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这部档案资料除了清晰呈现清廷海关为推动筹印邮票的“英国方案”而与德纳罗公司的一系列的合作进程外,还涵盖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线索。

在德纳罗公司关于西方印刷技术的报告中,该公司详细回答了清廷海关关于印制邮票成本费用的询函,内容包括了印刷工艺、防伪技术、油墨使用、物资配备、邮戳销盖等系列情况。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印刷商,德纳罗公司关注的印刷技术无疑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这些述之成文的报告为研究19世纪邮票印制工艺提供了重

要的史料信息。

德纳罗档案中,还收录了一张翻拍的钱币照片和一幅黄色基调的三角形“龙”图。通过对钱币资料的研究,赵岳得出钱币照片为长期存在争议的关平两制银币“中外通宝”照片的结论。“中外通宝”钱币是钱币研究领域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其中一项就是年份断定。这次“中外通宝”照片出现于德纳罗档案,可将“中外通宝”实物出现的时间提前,即为1877年。关于德纳罗设计邮票的另一份参考资料——三角形黄底“龙”图,经过研究发现,该图从旗形、龙态以及龙珠的位置来看,是当时大清的三角官旗,系金登干1874年应赫德要求在伦敦制作,用作海关船只标识旗。德纳罗

赫德曾为英方设计提供了母稿

在金登干推动“英国设计、英国印制”邮票的“英国方案”时,他于1877年5月22日,曾向德纳罗公司提供过“来自北京的画稿”作为邮票设计的参考素材,而且要求:“方案拟妥,烦将两张小画稿归还。”23日再次写信说明:“昨天寄奉贵司的两张小画稿中,各有一个悬浮在中的球体,即所谓‘阴阳’。”通过金登干信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自北京的画稿”的特征:

共计两张,图幅不大,图案中间各有一个“阴阳”符号。

由于金登干要求德纳罗公司退还这两份画稿,故而德纳罗1877年中国档案中没有相关留存信息。那么画稿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怎样?赵岳提供了一种解读:“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即为“赫德画稿”,且为德纳罗设计邮票的母稿。

赫德去世后,曾有遗集留存,邮学

界习惯将其中的“双龙戏珠”和“龙凤戏珠”的两幅图稿称为“赫德画稿”。由于尺寸较大,用途不明,其作用长期存在争议。随着1877年德纳罗中国档案的发现,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赫德画稿”与德纳罗公司设计的邮票图稿存在相似的核心元素,再结合金登干对“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的描述,可以确定“赫德画稿”即为德纳罗设计邮票的母稿。⑬1(摘自《北京晚报》)

了英国,谋求“英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折中融合,即“中国设计、英国印刷”,但随着赫德后来的突然叫停,这种设想也无疾而终。在英国印刷无法落实的情况下,邮票印制方案又折回“中国设计、中国印刷”。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函海关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请海关造册处帮助印制邮票,指示按所提供的邮票样张图样及文字修改,印制面值银三分和五分的邮票各10万枚,颜色建议五分银用黄色,三分银用红色。7月15日,夏德寄给天津的德璀琳500张,共计12500枚面值五分银邮票,并表示其余的邮票将在次日完成,但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上胶和打孔工作。这批邮票于7月24日送抵天津,并随后向公众出售。自此,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华丽登场。

档案中,金登干提供的图片基本可以认定为赫德认可的设计定稿。

《德纳罗密档》整理出了德纳罗为海关所设计的几种设计图稿:邮资信封、圆和椭圆两种邮资信封邮资符、太极阴阳图水印图和横竖两向长方形邮票图稿。在邮票的颜色选择上,德纳罗公司指出“黄色,御用之色;红色和粉色,欣悦;蓝色,哀伤;绿色,欣悦;棕色,哀伤”,并在所设计的邮票设计图稿的“英国方案”时,选用了黄色、红色和绿色,并将“御用之色”的黄色用于最高面值。有趣的是,在“英国方案”无疾而终后,海关印制邮票回归到“中国方案”时,也是采用了这三种颜色,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与德纳罗的建议相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